

他们白天遇见黑暗，
他们中午摸索而行，
宛如在夜间

夏榆
著

黑暗的声音

the sound
of darknes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黑暗的声音

夏榆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暗的声音 / 夏榆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33-0299-9

I. ①黑… II. ①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2252号

黑暗的声音

夏榆 著

责任编辑: 高微茗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97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96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一版 2011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299-9

定 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001 序 黑暗的书写者（林贤治）

005 I. 黑暗的秘语

- 006 在霹雳中奔跑
 018 忧愁像秋阳一样照耀我们
 027 悲伤的耳朵
 038 白天遇见黑暗
 050 美丽的清水
 061 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
 071 黑暗之歌
 082 在黑暗中升起黎明

095 II. 白昼的诗学

- 096 小学同学
 099 保健站
 104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112 我知道黑夜的悲伤
 136 红色风暴掠过黑色大地
 145 无限延伸的钢轨

155 III. 身体的意识形态

156 不能抵达的疼痛

166 我们身体里的莲花

196 一种声音找到了它的喉咙

205 临终的眼：杨家营笔记

213 IV. 在世界之侧

214 失踪的生活

220 自行车颂

238 目击美感从一个村庄的消逝

250 稻粱菽 麦黍稷

260 午夜的列车

270 在天之上，地之下

283 黑暗也是一种真理（代跋）

序 夏榆：黑暗的书写者

林贤治

七八年前，因为要编一个年度文学选本，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文学杂志。文字重重叠叠，气闷中，顿觉有一道霹雳，击破这一大片混沌的水雾。那是署名夏榆的一篇文章：《失踪的生活》。

原来，我与这个作者在《南方周末》的一次聚会中见过面，不过从来不曾联络过，即便在当时，彼此也没有过什么交谈。论印象，他没有那种文人作派，敦实的个子，木实的模样多少让人感到亲近，只是想不到他能写这样的文章。

我以集束的形式编发了夏榆的散文，并且置于选本的卷首位置，向读者做了推荐。两年过后，我又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白天遇见黑暗》。在我所编的年度选本里，几乎每年都选入他的文字，为此曾经收到一位读者来信，责备我对他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偏爱。我承认，我是一个偏执主义者。对于文学，我始终坚持一个观念论原则，就是：书写黑暗乃最高意义上的写作。

文人喜闲适。上世纪30年代有过“京派”与“海派”之争，这“京派”，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典型。近些时候又有人标榜“新京派”，走的是同一条传统的路子。可是，夏榆的文字是无法叫人适意的。他的集子是一个打开的洞穴：黑暗、静寂，充满广大无边的虚无。在那里，不时响起瓦斯的

爆炸声、救护车的尖锐而疾速的鸣笛、黑衣人震天的哭号，当然还有被淹没的无声的饮泣……夏榆把自己的家庭深深植入矿区的生活，然后无情地撕开，让我们看见暴力、贩卖、暧昧、压抑、惊恐、焦虑和苦痛。他写了自己，从顶班下井的小矿工到京漂一族，那是一部少年的成长史和追寻史。孤独中，因为遭逢一些特异的物件，比如书籍、半导体收音机，他中了外部世界的蛊惑，愈加不满于眼前的黑暗；目睹大面积的伤亡，包括自戕，离奇入狱与神秘失踪的种种，终于使他下定决心逃奔自由——其实那是一种艰难而动荡的前途未卜的生活。

在夏榆的叙说里，赵松的歌声，L用铅笔小心勾画的政治明星的肖像，张明亮的《大悲咒》，让我过目难忘。前些年，由于接连发生的矿难，我曾经追踪阅读过相关的报道。在新闻记者那里，我看到的是灾难外部的可怕的框架，生命的脆弱和卑贱；而在夏榆这里，才洞见了内心的黑暗，黑暗中人性所作的沉潜的绝望的反抗。

当夏榆远离矿区，行走在陌生的城市和人群中的时候，所见依然黑暗。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然习惯于凝视黑暗。黑暗是一种实存，而光明往往是虚幻的。沿着不断向前延伸的铁轨，他到过许多地方，结识了中国大地上的许多流亡者、上访者、妓女、拆迁户，各种各样的无权者。场景和故事不断转换，而黑暗是同一的。记者的生涯，让夏榆走得更远，也走得更深。他不但深入到荒瘠的中国腹地，现实中的黑暗地带，还深入“文革”，深入那些早已沉沦于岁月深渊中的集体记忆，直到域外的奥斯威辛和柏林墙。他寻找不幸的人，也寻找倾心的人物；寻找黑暗，也寻找光明的源头。在他那里，国家，民族，轮廓分明而又没有限界。他以悲悯，以理性，以对自由的渴望和人道主义的热情，从中发现人类血脉的联结。

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提醒说，值得注意的，不应当只是拉美的文学表现，而是这块孤独的大陆异乎寻常的现实本身。正是这一现实，每时每刻都决定着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的创作源泉。他说他这个流浪在外，

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命运指定的一个数码，因此毫无例外地属于这一源泉。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新进作家群起模仿《百年孤独》，殊不知那魔幻、那荒诞，并非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而是直接来自拉美的现实生活。马尔克斯说过：为命运所决定，作家必须尽量少地求助于想象。夏榆的写作多属纪实之作，即使小说，也不像那类凭空臆想以炫示“才华”的作家。他深知，他是被矿工和广大底层的命运指定的数码，因此，宁可受困于现实生活，也不愿委身于无根的梦想。他说：“我成了一个被真实生活所裹挟的人”，“也是一个被真实生活所救赎的人”。所谓真实，其实就是黑暗，为黑暗而写作成了他的宿命。

就是说，夏榆自始至终走不出矿区。矿区是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原型，一个隐喻，一个象征。黑暗、封闭、压抑。要勇于面对，而且看清其中的所有一切，作家的内心必须有光。夏榆曾经称引过俄罗斯天才的黑暗书写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黑暗也是一种真理。”这种真理特别严酷，接受它，首先需要经受道德良知的考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文学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作家害怕黑暗，而极力设法规避。

读夏榆的作品，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自然、准确、坚实有力。无疑地，他把写作当成了个体生存的一部分。在这里，艺术表现不是什么修辞学、风格学的东西，而是作者的生命质地和生存状态的外铄。所以，我们看到，夏榆是朴素的，不是华美的；是明朗的，不是含蓄的；是掘进式的，不是呈碎片化的。在许多篇章里，我们看到他的用笔散漫无依，甚至离题万里，如《我知道黑夜的悲伤》《在天之上，地之下》，其实这正是上下求索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貌似疏离，却仍然有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场。

我与夏榆之间，谈不上亲密的关系，十年中不过见面三几回，平时也很少书信来往。不过，依靠书报，我可以不断地读到他的书写黑暗的文字，这些文字，会唤起我深切的同感。重复使用“黑暗”一词为自己的文集命名，在中国作家中间，这是我所仅见的。今天，当他的又一部黑暗之

书即将问世之际，我愿意写下多年阅读的感受，献与作者，连同众多喜爱光明的读者。

是为序。

I. 黑暗的秘语

我曾经长时间地处于黑暗之中，那时我十八岁。

从矿区的高中辍学，顶替退休的父亲做矿工，终日穿着铠甲般的工装，和面孔如石头般坚硬的矿工穿行在一座烟尘弥漫的矿井。我生活其中的矿区，是梵高作为传教士试图以基督的力量救赎的一种环境，也是作家劳伦斯和摇滚乐手鲍勃·迪伦用一生的时间逃离的一种环境。我一直认为梵高身处的阿尔矿区的现实就是我的现实，我们的天空布满同样的烟尘，河流、树木、花草是同样的颜色，到处是岩石垒成的石屋，连飞翔的麻雀也落满黑色的尘埃。

那时我除了不能适应矿井的黑暗，还一直不能适应矿井的险恶。有不少工友，下窑前我们还彼此说笑，出窑时他们就被砸断双腿或夺去性命，那样的场景让我战栗胆寒呕吐，而矿工们对这一切视若平常。经常有这种时候，我独自在长及数万米的巷道行走，跟随我的只有一盏矿灯，矿灯只能照到距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再远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那时我需要付出艰难的努力才能克服头脑中怪异的想象，克服我的少年之心对这深厚无涯的黑暗的恐惧。我不能放任自己的心念，必须管住自己，在我到达有光的地方之前，不能胡思乱想，否则恐惧会使我崩溃。

——夏榆《黑暗的轮转》

在霹雳中奔跑

我相信我回忆的能力，
我有力量唤起并召回各种东西的气味、声响、颜色、式样，
我将使它们触摸上去具体而鲜明。

——托马斯·沃尔夫

父亲的一个耳光使儿子魂飞魄散。

那个少年，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侧勾着脖子，在街上缓慢游走。少年神情恍惚，他侧勾着的眼睛只注视他自己，在行走的时候，街道、楼群、人流是少年移动的背景，而非他眼中的景物。每天的早晨或者黄昏，我都能看到那个少年，他漫游的道路是我每天从家里到中学的必经之途。

“看，那个废物。”我的父亲指着那个少年的背影对我说，“看那毡相。”

父亲这样教训我，那个成为傻子的少年成为父亲训诫我使用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看见那个少年我就感觉寒冷，他精神溃散魂魄迷失的状态是我畏惧的。

少年的魂魄是他的父亲在愤怒之中挥拳打在他脸上之后飞走的。那是个深夜，因为恐惧，少年走近父亲面前的时候身体剧烈颤动。少年一直在延缓自己走向父亲的时刻，那是他灵魂陷落的时刻。邻街是高高隆起的铁路的路基，两条铁轨笔直地从路基穿过，每天都会有装满煤炭的火车从路基之上轰

鸣着奔驰而过。当推开建筑在铁道路基之下的院落木门的时候，少年畏惧的本能使他妄想夺路而逃，但是他没有逃走。他逼迫自己在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之后穿过卵石铺就的通道走向暗黑的屋宇。少年看见了火的红光在暗黑的房间闪动，那是父亲点燃的烟斗。辛辣的兰花烟呛出了少年眼中的泪水，他胆怯地注视着黑暗中的父亲，他的形影比黑暗的光影更黑。少年准备着迎接父亲降临在他头上的拳脚和斥责，虽然他用了整整一个下午试图躲避和脱逃可能骤然袭来的打击，但是他明白自己将无可逃遁，他只能迎接突如其来的打击。

穿在双脚上的鞋子从河边带回来的雪末落在地上迅速化成泥水，少年站在父亲面前，看着自己脚下的雪化成泥水。悬挂在屋里正壁上穹形的大钟秒针急速行进时发出的声响，在寂静中变得清晰而嘹亮。少年觉得自己应该开口，他刚要启动双唇，刚想让自己的声音从内心里出来，猝不及防的是父亲的拳头迎面砸过来。那是一个终年在矿井和田园里劳作的中年男人的拳头，铁锹、锹镐、石锤和钢钎使这个男人的双手粗糙结满老趼，在矿井和田园的劳作使这双手结实有力，等它握成拳头横贯下来的时候，少年清晰地感觉到冷风袭来，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右边的脸就被那只拳头砸中。髌骨错裂，血从口腔里喷出来，和血一起喷出来的还有少年的两颗牙齿。少年弯腰蹲在地上，因为那一刻除了剧痛还有眩晕和昏厥。那一刻，蜿蜒如长龙的火车从窗外高高隆起的道基上沿着钢轨轰然奔驰，少年感受到房屋和自己脚下的地在震动，震动传送到少年的身体和心里，但是那一天他听不见火车呼啸而过的隆隆的声音，此后他也再没听到过。

少年的魂魄是在这个雪夜飞散的。我想。多年前发生在一间黑暗居所的情景已无从被人察觉。

在那个冬季的雪夜，一个瞬间悄然而来，悄然而逝。但是这个瞬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和生活道路。黑水河岸的乡邻们见证过少年的魂魄没有消散之前的风貌，那时候少年的相貌是清秀的，他的满是书卷气的面孔显示出他内向而多思的气质，少年热爱缅想沉思，因为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黑水河岸长满水草的小路上，他经常坐在河边那些巨石之上一动不动。谁也不知道他

遥望和缅想的具体内容，但是他的姿态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从那个冬季的雪夜之后，出现在矿区大街上的那个少年就有了别样的面貌。昔日相貌清秀衣冠整洁的少年，在那个冬季的雪夜之后变得肮脏，他的衣服破烂，面孔由清秀而邋遢，性格由内向而木然。他经常会在大街上傻笑，把肮脏的破衣服顶在头顶，赤裸的双脚趿拉着一双破鞋，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境。我的父亲也不知道那个少年叫什么名字，但他知道那个少年的形容、神情和姿态。父亲看过少年之后的眼睛再看着我的时候，眼光中充满蔑视。从他的神情判断，似乎我跟少年是一路货。

我的敏感而内向的性格是父亲厌恶的，我习惯于缅想和沉思的状态是父亲憎恨的。只要看见我独自发呆，父亲就会把他的榆木烟斗劈头丢过来，那个烟斗很结实，砸到我头上的时候也不会损坏，当然它的力度也不会导致我头上流血。不会损坏，不至于流血，父亲往我头上丢烟斗的时候就无所顾忌。

我头上被头发遮盖的地方有时会留下父亲的烟斗砸起来的包，通常我隔着头发摸着那些包，我把疼痛隐忍在心中，把委屈吞咽到肚里，我不让眼泪流出来。这是父亲愿意看到的，虽然他不会赞扬我。我走到院里，抡起锋利的斧头对付那些堆积在院中的木样，把斧刃对准木样中间的纹路狠劈下去，我喜欢听木样在斧劈之下碎裂的声音。而碎裂的木样在院中堆积起来的时候，我内心的痛感和忧伤就会消逝。

与其说父亲不喜欢软弱，不如说父亲害怕软弱。在父亲看来，一个人的铁石心肠是对付生活最好的利器。父亲的生活就是每天清晨即起，坐在灶前吃自己做好的早饭，然后再用铝制的饭盒装好自己的下一顿饭。父亲把装好饭菜的饭盒和他使用的工具一起放到工具包里，然后骑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去五里地之外的矿井劳作，父亲走进矿井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走向凶险莫测的命运的时候。

其时，对于父亲所能遭遇的凶险我是没有办法体察的，我甚至不能想象。

我只从母亲望眼欲穿的等待中感受父亲所经历的凶险。到黄昏来临的时刻，家里有男人下矿井的女人们，会在路边等待她们的男人归来。母亲牵着我的手，我站在那些女人的中间，看着那些女人手搭凉棚急切地等待着自己的男人。准时出现在大路尽头的男人让女人领受到她们洋溢在内心的幸福，不能按时归家的男人就把女人的心魂带走。随着黄昏夕阳的消隐，她们内心就深陷黑暗，苍凉一片。我感受过母亲的欢乐，也感受过母亲的焦虑；感受过她的幸福，也感受过她的悲戚。那时候我明白，母亲的欢乐和幸福是我人生全部的欢乐和幸福，而母亲的忧伤和悲戚也是我人生全部的忧伤和悲戚。

习惯了看到父亲归来时携带的黑色，因为矿井净水的短缺，父亲经常不洗澡就会回家。他的面孔和手臂是黑的，衣服也是黑的。只要他的动作幅度大的时候就会有煤屑落下来。记得我最初看见父亲的黑是害怕的，甚至是嫌恶的，但是等我看见白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白比黑更令我畏惧。黑对于我的意义，则是日常的，平安的，吉祥的。

看到父亲归来时携带的白，我本能地感觉到惊恐，因为我听到母亲在猝然之间爆发的哭声，母亲的哭声尖厉，嘹亮响彻。母亲扔开我不顾一切扑向父亲，在道路的尽头我看见父亲，他的一条腿和一条手臂是白色的，他的打着厚厚的石膏的腿和手臂缠满了白色的绷带。伤和残，在矿区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新鲜的。父亲单手拄着拐杖，被一个男人搀扶着站立在道路的尽头。他的神情安静，用那只完好的手抚着伏在他身上哭泣的母亲的后背。

离开矿井多年的母亲是在那个时候又开始下矿井的。

有人招家属女工下矿井，布告贴在街道办事处门口。母亲看见了，回家就跟父亲说要报名下矿井。父亲那时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把拐杖放在身边，那条打满石膏的腿被他斜放在地上，父亲的一只脚肿胀硕大如赭色的石头，父亲平静地接受了母亲下矿井的想法。

母亲把领到的工装穿在身上，对着梳妆镜看。工装肥大，把母亲的整个身体罩起来。粗布上衣、裤子、藤制的安全帽、胶靴，母亲把它们全部披挂

在身上，长久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想母亲内心是犹豫的，我看见母亲长久地站在镜子前，院子里是坐在阳光下的父亲，我站在母亲的身后，我注视着母亲的神情，我感觉到母亲的犹豫和忧虑。

即使是在矿区，也很少有女人愿意下矿井。矿井之下迭出的险恶和丛生的灾难，使男人都望而生畏，更别提女人。但是母亲还是决定下矿井，因为父亲那时候因为身体的伤痛无法继续工作。父亲不去工作，一家老小的生活就成问题。

我希望父亲能够阻拦母亲，让女人下矿井，等于把女人送入虎口。下到矿井的男人就等于两条腿的牲口，这是父亲说过的话。女人到了矿井无疑就是虎口中的食物，这是我想象的。我觉得父亲不能让母亲下矿井，为了他生为男人的骄傲和尊严他也不能答应。我那时把男人的骄傲或者尊严看得严重无比。我很希望父亲能像他所标榜的那样像个男人，希望他把母亲套在身上的工装脱下来扔掉，希望父亲反对母亲的决定，希望他们不惜为此争吵，或者打架。

但是父亲没有，他一直坐在院子里摆着他的一条伤腿晒太阳。

我的期待落空的时候，我对父亲充满蔑视，我觉得他要么冷漠自私，要么财迷心窍。表面上我没动声色，我安静如常，但是事实是，从那一刻开始，父亲的形象在我内心坍塌了。我觉得我可以不服从父亲，因为他的冷漠和自私，因为他的财迷心窍。

接下来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每天早晨，父亲会早起给母亲做好饭，他看着母亲坐在灶前吃尽他端到面前的饭菜，又把装好下一顿饭菜的铝制饭盒放到母亲随身带着的工具包里。然后父亲目送母亲出门，看着她走上通往矿井的道路。父亲开始承担了家务的劳动，在他的腿脚能勉强活动的时候，他就开始洗衣做饭。不变的是我，到黄昏的时候我会被父亲领着走上高坎之上的道路，在路边迎候母亲。

禁止女人和未成年孩子从事采矿业是后来的事情，但在母亲下矿井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人觉得不对。母亲和另外的三十二个女人组成了一个家属区，那些女人由一个有经验的老矿工带队。她们的工作是开采被国营大矿采过的

剩余煤层。家属区和国营大矿任何一个区队一样，有各类工种，有采煤、掘进，有打眼、放炮，有开车、检修，母亲分到的工种是检修工。但是她每天必得和别的女人一起下矿井，去掌子面干活。

我迎住母亲的时候，看见她脸上和身上的炭黑很害怕。母亲要回家洗澡的原因是井口并没有供女人洗浴的地方，没有干净的水，也没有合适的浴室。水是用水泵从井下抽上来的污水，注到水池里经常不换，而洗澡堂的门窗都是坏的，男人在里边洗浴可以对付，女人却不行。也有女人在那里洗澡，但是母亲却不愿意。她情愿黑着脸和身体回家来洗，母亲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已经为她烧好了大桶的热水。热水蒸腾的水汽经常会把屋里的窗玻璃蒙住，我看不到母亲的形容，只能听到屋里水声的喧哗。

有女人被野车撞伤，是在母亲下矿井的四个月以后。一个喜欢唱晋剧被称为孔老二的女人，在收班的时候走在大巷里；她跟别的女人一样走在出井的路上，但是据母亲说，孔老二那时候在打瞌睡。她实在是困极了。瞌睡来临的时候，眼皮是死活抬不起来，有时候人走着就会睡着。有的人实在困倦得不行就会找一个地方睡去。孔老二没有往地上躺，她只是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打盹。野车从坡上挣脱缆绳飞速滑行，在矿井是很正常的事情，腿脚灵活身手敏捷的矿工躲开就是了。一群女人看见从坡上飞奔而下的野车，都四下躲避，大家都躲开了，母亲也躲开了，没有躲开的只有孔老二。她正醉酒一般眯着眼趑趄而行，狂奔的野车迎面撞到孔老二的时候她醒了，但是很快就是更深的昏迷。昏迷持续了两个小时，孔老二被家属女工们抬出矿井；从昏迷中醒来的孔老二不断地发出呻吟和哀号，女人们听到这呻吟和哀号也都放声号哭。

母亲是那次灾难的目击者。我看见母亲的时候也看见她脸上的恐惧。我和父亲等在道路的尽头，我们的身上披满白雪，白雪也覆盖了我们身后的道路和原野。母亲看见父亲和她的孩子们，身子一软就坐在地上，母亲不管不顾地放声恸哭。

但是第二天母亲还是早早起来，在吃过父亲做好的早饭之后，带上父亲做好的下一顿饭菜，步行四十分钟去矿井工作。母亲的胆量是在她下矿井

以后练大的，慢慢地，母亲能够正视自己和同伴的鲜血了。在矿井之下，人被磕伤、碰伤、砸伤已经毫不稀奇。母亲那时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她在夏天黄昏的时候，穿着肥大的满是煤尘的工装，踩着因不合脚而略显空洞的胶靴，提着安全帽回家。母亲最先做的事情就是走到水瓮前，她用铜瓢从水瓮中舀起半瓢凉水，对准嘴狂饮而下。我在她身后都能听到那些水流被吞咽的时候轰响的声音。

我的孤僻个性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不断寻找自己个性的源头，分析自己精神的历史，是我救助自己的方法之一。

因为生之迷惘，我作为人生而具有的渴望、欲求、性情曾经让我困惑，使我充满疑问，这也是我成长中必须面对的困境。我无法安心。我既不能心安，也不能安心。这是我曾经的状态。我后来明白，安心或者心安是人获得幸福感的标志，对幸福感的追寻是人生活的动力和归途。

但是我长久地盘桓在通往幸福感的道路上，我的身体和内心，我的知性和灵觉都沉陷在黑暗之中。这样的境况让我的精神备感艰辛，饱尝困苦。

一个人，对于世界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他的沉陷和获救，沦落和上升对世界而言没有意义。

但是对那个活着的人而言，他的道路对他的生命具有绝对的意义。他的精神的疾苦和肉身的磨难一起构成生之障碍。他的沉陷和获救，他的沦落和上升，将成为检验幸福与不幸的重要尺度。

那时，生活在我看来是诡谲的，人生充满动荡，命运凶险莫测，而生命则脆弱易碎。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一个人的时候经常感觉到精神巨大的重负，精神慰藉的缺失使我的内心哀伤，充满厌世情结。对父亲而言我是可笑的，他不喜欢我的性格，对我内心的欢乐和苦痛充满蔑视。在父亲看来人的精神的疾苦是自寻烦恼，和人真实的困苦和磨难比，我那些所谓的精神的疾苦一钱不值。父亲阻止我沉溺在个人精神困境的方式之一，就是没完没了地让我干活